

天涯赤子情

● 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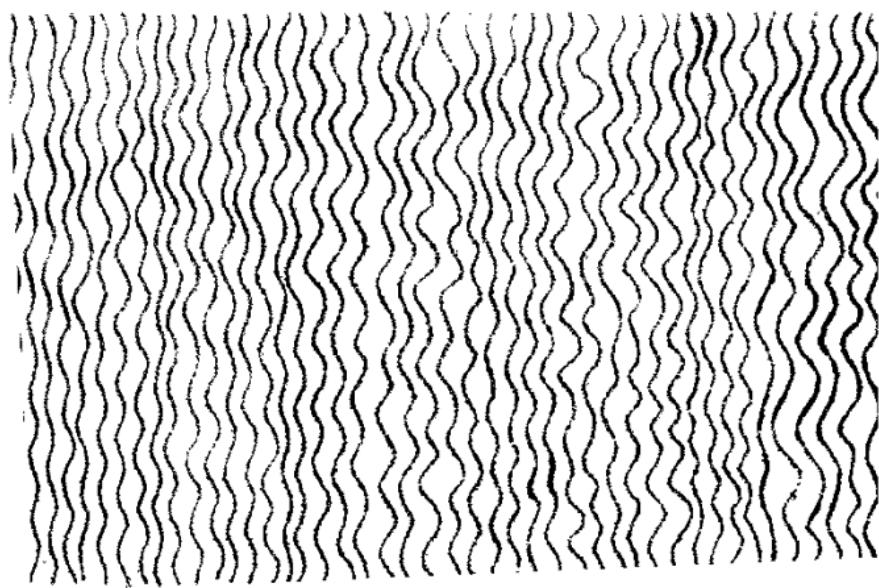
34

天涯赤子情

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

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天涯赤子情

——港台和海外华人忆浙大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88 1/32 印张12.625 插页9 字数294,000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统一书号：11103·193

定 价：2.65 元

yt154112

前　　言

浙江大学的前身为“求是书院”，创建于一八九七年。一九〇一年，“求是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后又先后改称“浙江大学”、“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一九二七年，在蔡元培先生等的倡议下，将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即原先的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改组为工学院和农学院，合并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一九二八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是浙江大学的重要发展时期。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校长，他崇尚革新，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倡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抗日战争爆发，浙大师生被迫西迁，历经浙江之建德、江西之吉安、泰和、广西之宜山，最后抵贵州之遵义、湄潭建校，并设分校于浙江龙泉。广大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教学和科研，孜孜不倦，探赜索隐，追求真理，一时人才辈出。一九四六年秋，浙大迁回杭州，发展成为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个学院二十六个系和十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江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机械系和厦门大学电机、土木、机械三个系的一部分并入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原文、理、农、医、师范等学院先后分出独立成校或与其他有关学校合併发展为新的院校。一九五七年，重建理科系，一九七八年起又先后建立管理学科和文科的系，现已成为一所以理工

为主，多门类、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浙江大学历史悠久，蜚声中外。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八七年，已届九十春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里，风云卷舒，敬业乐群，浙大为祖国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著名人士出自求是之门。当今国内，数以万计的浙大毕业生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浙大校友遍于寰宇，服务于港台和海外，秉承求是校训、炳炳麟麟，在学术上、事业上屡越恒流，都有造诣和成就。他们不愧为炎黄子孙，求是门生，为祖国、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浙大海外校友，身羁天涯，高楼望云，去国怀乡，眷念祖国，梦绕杭州。海外校友的这种赤子之心，义薄云天，感人肺腑；情动辞发，撰写回忆，文章朴茂，字句清新；这些文章既是真实生动的史料，也是联络感情的纽带。我们不揣谫陋，爰特编辑是书，希望在提供史料、沟通关系、促进交流、增进友谊方面，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

本书所辑，多属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回忆往事，务求实录。首列《回忆母校》一栏，选文二十五篇，以时为序，战前各篇，皆属半个世纪前之旧事，循踪觅迹，可以略窥早期浙大走过的历史道路。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学校西迁，三年之中，周流五省，间关万里，一路弦歌不辍，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本书以较多的篇幅，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段浙大战时艰苦而多采的历程。

竺可桢校长对浙江大学和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风范在广大师生中永存。《怀念师友》一栏，选文三十二篇，其中有台湾校友宋晞、刘奎斗和北美校友马国均写的五篇文章，表达了台湾及海外校友对竺校长的崇敬与怀念，情意恳切，弥增仰止。当年浙大教授，多为一时隽彦，阵容坚强，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很突出的。浙大战时推行导师制，言教

身教，费巩教授作出了光辉的典范；师严道尊，教泽流长，饮水思源，同学永矢弗谖。台湾张其昀教授的文章中，就记述了曾在浙大肄业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对当年浙大老师们的感恩之情。

本书多数作者当年负籍浙大时，莘莘学子，风华正茂，如今都已白发苍苍，韶光已逝，然而友谊长青。在本书中，特别在《校友欢聚》一栏中，嘤鸣相求，情谊笃厚。本栏选文十五篇。这种情谊，正是我们今天团结一致，振兴中华所需要的可贵品德。

浙大海外校友，吐纳珠玉，擅于吟咏，寓情于景，言近旨远，抒发对母校、对师友的情思。本书特辟《诗词抒怀》一栏，选刊诗词三十首，限于篇幅，未能多选佳作，不胜沧海遗珠之憾。另附录资料六篇，图片多幅。

本书编辑，获得海内外多方面的赞助与支持，承蒙浙大北美校友会暨校友们积极提供资料，宠锡鸿文。张榮、姚慧英两位校友不断组织稿件，惠寄通讯，敬事而信，精神可佩。浙大台湾校友会所编《国立浙江大学》两册，内容丰赡，援英拾华，尤使本书生色。本书作者侨居港台及海外，有的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地，不远万里来稿，我们一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辑文章，尊重原作精神，基本上未予改动。编辑如有不妥之处，敬希作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热诚欢迎港澳台和海外各界人士继续为我们撰稿，为祖国和家乡的史料宝库增添海外之页。

本书由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操南（一九四二年浙大中国文学系毕业）主编。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黄固、梁则圣、张运铿。责任编辑张运铿。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代序)

刘操南

回忆四十年前，我在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读书，同窗情谊，可称风雨一堂，苔岑相契。嗣后，许多学长出国留学去了。异域争筹，不少留在那儿工作。现在散居在北美、加拿大、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地。有些学长有缘相见，鱼雁往返。台湾大学杰人方豪教授，在贵州浙大讲学，蒙师青睐，惠予教诲，往事涌上心头，爰赋七律两首空授。北美校友谢觉民、闻家夔贤伉俪学长于一九八〇年联翩莅杭，旧雨重逢，畅谈衷曲，空谷足音，蓬然心喜。乘其返美，带书转寄台湾。方师今已谢世，心甚怏怏。嗣后学长惠书日增，思想交流，感情加深。学长们身在天涯，心存魏阙，高楼望云，去国怀乡，譬咳珠玉，卷舒风云。展诵来书，为他们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动。学长们偶撰回忆录，情动辞发，称心而言，文质彬彬，实事求是。时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有向海外征稿之议，遂向该会建议，编辑一书，列入浙江文史资料专辑。经过讨论，给予肯定，委托由我主编。爰将此事与北美浙大校友会联系，获得热情支持。北美张榮学长、姚慧英学长将浙大北美校友会通讯逐期航空寄示。其中有的已成孤本，特为复印。张榮学长并将台湾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编印《国立浙江大学》上下两册转寄，稿件源源而来，字数总计在百万以上。内容丰瞻，掇英拾华，成《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

学人忆浙大》一书。这里略谈我与海外学长交往过程中的点滴感受。不当之处，请教正。

—

我与海外学长欢聚是在一九八〇年夏开始的。见面时，谢觉民学长风趣地说：“我流落‘番邦’已三十余载了，薛平贵在西凉疆只十八年啊！”闻家冀学长赋《高阳台》词中有句云：“活生平，蓬转天涯，梦绕杭州。”“人生聚散谁参透，似杨丝，唯绾难收。”从学长的辞令之美中，我初次窥见了学长们内心炽热的去国怀乡之情。

这里略谈一些细节。学长回来，人称他们为“美籍华人”。学长似有所感，吟诗道：“可堪美籍又华人，在苒年光卅六春。王粲登楼悲去国，文君垆暖道相亲。折枝衣染松筠绿，剪草庭铺锦绣茵。只合此心存魏晋，桃源洞里寄吟呻。”还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是永恒的中国人。我根生土长在中国，我对它是一往情深的，我非常怀念故土。”

学长带着他的孩子回来，我又听到谢安平世兄的笑谈。世兄说道：“一抵国门，旅行社的人就把我当作‘外宾’看待。介绍我们去各处参观，也说是‘外宾’。认为称我为‘客人’还不好听一点吗？”他又说：“好！我是‘外宾’，不是‘同胞’，也不是‘侨胞’，是‘美籍华人’，是特殊人物，不是中国人。”于是产生了“迷惘”的感觉。谢世兄常常喜欢去街上逛逛，孩子们指指点点地说他是“外国人”，他想：“我又不是黄头发、蓝眼睛、钩鼻子，怎么说我是外国人呢？”有一次，一个小男孩问他：“你从哪儿来的？是不是美国人？”谢世兄灵机一动，打趣着说：“我是从火星上来的；我是外太空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世兄想着：“我在美国，美国人说我是中国人。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是美国人。

我是什么人呀？只能说是火星上来的外太空人了。”在幽默的言辞中流露了热爱祖国的一片深情。

我思索着是什么思想指导着学长们的行动呢？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教育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吧！阙家冀学长说：“我生长在中国，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小时候背过《四书》，读过《史记》，是在中国乳液中泡出来的，中国文化在我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我至今仍然具有中国式的哲学逻辑、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怀念祖国，怀念祖国的历史人物，锦绣河山，以及淳朴而讲伦理的人民。”她又说道：“我在异域，感到可以引以自豪而傲视全球的，就是中国的伦理道德和家庭制度。两千年来，由于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忠、孝、仁、爱这一套观念已经牢不可破，就连三尺童子也知道怎样做人。”因此，她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屡受风霜但能屹立不倒。”

学长们又是怎样教育他们的子女的呢？一位师兄说道：“自我入学以后，我的思想行动和风俗习惯受着美国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的家庭生活是中国式的，我又受着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又说道：“我生长在美国，一切风俗习惯跟美国人一样，但我的外表仍是黄皮肤、黑头发，所以在美国，一般人仍把我当作中国人看待。在街上走，小孩们常叫我‘那个中国孩子’。从小父母也是这样告诉我：‘你是中国人啊。’”这可说明，祖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牢固地维系着海外侨胞赤子之心。对祖国忠、对父母孝和对同胞的仁爱，这是祖国的优良传统。这里举的只是一个例子，撮一粟而知太仓，勺一水而识沧溟。的确，我们学长眷顾祖国的恳挚之情、缠绵之怀，动人的事例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二

中国和北美社会制度不同是不需赘述的。这里只就学长们的

亲身经历谈谈他们的感受。许多学长认为，家庭制度中国和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位学长说：“可向故人报道的，健全的家庭基础在北美中华的后裔中已经普遍建立。不管贫富贵贱，中华后裔的家庭观念都非常强烈，懂得人伦之道。父母都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让孩子读书，借债也在所不惜。在家庭中畅叙天伦之乐，子女得以安心向学。这和美国有些‘破碎家庭’截然不同，他们无暇督导子女。因此华裔后起之秀辈出。例如：西屋公司科学天才奖，十七岁的张可仁入选；纽约市高中生作诗比赛，十六岁华裔张妙利夺得冠军；总统学术奖，十八岁的蔡蓓蓓是获奖人之一。如果某种奖学金、学术比赛名单上不见华人姓名，那是会使人感到吃惊的。”学长还说：“我在国内时，看到很多贫穷家庭中和乐融融，我更看到很多‘牛郎织女’分开多少年而不闹婚变，这在西方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在这儿，我有好些朋友都离过婚，我认识好些人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人与人间的交往是义少利多。我的心冷了。我由衷地赞扬着祖国的社会，我深深地怀念它。”听了这番深有体会的话，不觉心潮起伏，仰视蓝天，打动了我的深思。

我们的学长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去北美的呢？他们告诉我说：“回溯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中国人早期移民去美时，都受到很多的歧视，尤其在十九世纪时，美国建筑西部铁路，大批人是被招来作为廉价的华工的。他们靠着洗衣店和餐馆谋生，胼手胝足，克勤克俭地生活和教导自己的儿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公费、自费留学生涌入，情况才慢慢好转。一九六五年废除种族配额移民律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大量移入。大多数去的人学有专长，或身边携带一点资金，到达之后就闯荡天下，同美国人一争长短，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下一代子弟在他们的羽翼下成长起来，崭露头角，从而使华裔的地位获得很大的转变。”

学长们远渡重洋，只身流美，正如一位学长说的：“能够站得住脚的人，哪一个没有一段辛酸的历史。六亲[无]靠，[没]有后台，赤手空拳打天下。所可靠的，全凭自己的智慧或学力，以双倍的刻苦耐劳，勤勉奋发，这样，才能跟美国人一较高下。”又说：

“在美国，除少数人有终身职业之外，大部分工作都不是‘铁饭碗’。在大学里，副教授以下的大都是三年一聘。若说没有研究成果，那就请你另找归宿，便是失业。东方人更是首当其冲。商业则随时冒着风险。”由此可见，我们学长这大半世人生，可谓历尽坎坷，饱经风霜。幼年在祖国时，是在兵荒马乱、战祸频临中度过的；到了美国，赤手空拳打天下。“当年壮志谁人会，今日豪情四座惊。”有志竟成，能不教人肃然久之。

三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的学长大多是“地球上绕了一圈又一圈，从东京到巴黎，从沙漠到沼泽，从海洋到高山。”心游六合，神寄八荒。马国均学长从北美寄给我的诗《欧游拾缀》，不少是抒发浏览欧游观感的。如《离纽约赴伦敦途中》、《英伦行》、《巴黎行》、《瑞士洛桑行》、《过阿尔卑斯山》、《水乡威尼斯》、《游佛罗绫斯》、《罗马行》等，气象万千，意境幽美，清新俊逸，掷地有声。学长们搞的学问又都是领先的，光彩奕奕，只是由于我的无知，惭愧未能有所阐述而已。

我们的学长在海外羁旅了数十年，魂牵梦萦，很长一段时间，萌于寻找机会回国而来。北美有个组织，称为“浙大北美校友会”。这是在一九七六年成立的，迄今已历十载。成立时出版《通讯》，现已出至十七期。年会已开了十次。开会时，济济跄跄，欢乐无比，宛如回到祖国的怀抱、母校的怀抱，享受祖国的温暖、母校的温暖。一九八三年金山大会，为历届首次美国东西

两岸校友的大团聚，参加者一百七十二人。徐守渊学长锦心绣口，登高能赋，首吟《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有六位学长赓和。说句笑话：“礼失而求之野”。鹿鸣之宴，不见于大陆；诗可以兴，却盛于北美。又如一九八五年举行的一次年会，盛况空前，参加人数为一百七十五人，从其他国家莅美参加的达二十五人。有的是不远万里从台湾飞来的。这种热烈情况正在发展。会上，有人朗诵祝酒词道：

“昔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呈三愿：一愿渐大
千岁，二愿校友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热情洋溢，可谓善欲善祷。理事会有得更为活泼精彩。有一次“八方风雨会银泉”。姚慧英学长将私人宅第，布置成为在北美的临时浙大，大家喜称之为“银泉分校”。客厅内挂着一副对联：“求真求美求善，是智是仁是勇。”餐厅正中悬着金质大寿字，上款为“耀德师八十荣庆”，下款为“二组区、加拿大、华府区、肯塔基校友敬贺。”旁为谢力中学长所书贺联：“福如太平洋浩荡，寿比昆仑山巍峨。”会后奔赴华府，欣赏数里路长的几万株樱花。纯净洁白，无一丝杂色，宛如琉璃世界，蔚为奇观。无言情本淡，浅笑意逾妍。寻幽玩弄，流连忘返。学长们碎步花径，嘤鸣相求，极尽人间乐事。

有的学长在畅游台湾观赏乌来瀑布时，欣然命笔道：

“天开奇境恍如仙，
试看坤舆运转乾。
巨斧中分劈地脉，
双峰齐插耸云边。
敢将一缆横空接，
更把绫罗玉带牵。
百万中州侨寓客，
勿辜美景度虚年。”

这诗写得很好！意境雄浑，风格超逸，言近旨远，而形象鲜明。颔联“巨斧中分”、“双峰齐插”，触景生情，意内言外。是“巨斧”把它劈开了。双峰齐插，只隔一水，白云缭绕不已。“一缆横空接”、“缕罗玉带牵”，宛如在说愿有敢为牵线搭桥的。结语：中州寓客，勿负美景，勉人实亦引以自勉。深感学长胸襟开阔，系念祖国统一。学长归国，站立在天安门前广场上，“精神就为之一振”，感到特别舒畅，为文赞美道：

“北京，用国际标准来看，绝不逊于世界任何其他名都。它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伟大的建筑，宽广的庭园。其古迹之多，赛过罗马；气魄之大，胜过巴黎；而亭台楼阁山川湖泊之美，更是举世无双。”

回到故乡，更吟诗道：

“石径弯弯树影斜，
红墙绿草是吾家。
春烟淡淡花披锦，
彩云悠悠帘卷霞。

风送暖，鸟栖桠，
凉亭待月话桑麻。
功名利禄原非好，
只愿山林老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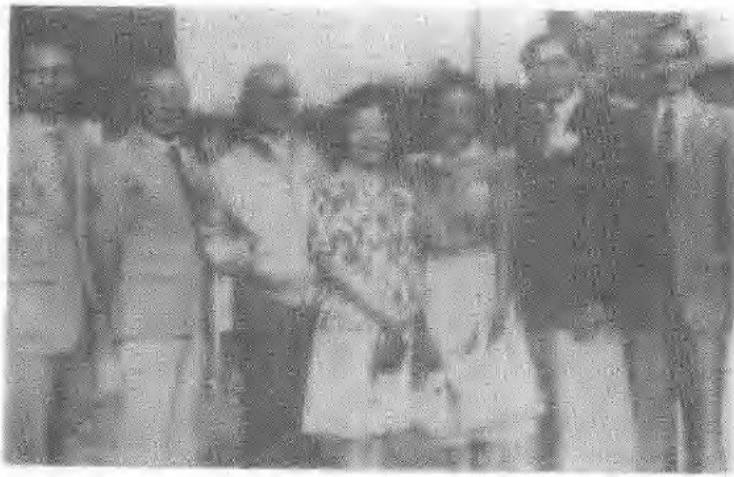
“草木无情亦有情”，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无限的依恋之情。不慕异域“功名”，只愿老于祖国的“山林”啊！

我们的学长不少是白发苍苍，年事已高。然而都如王勃说的：“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里的穷字，是不合学长今日的情况的。）如朱学曾学长从事甘蔗病的防治工作，已经五十余年了。曾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一九四六年赴台开发，任台湾糖业研究所副所长、台糖顾问。

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巨大。一九八三年偕同女儿返国观光，萌发了叶落归根、归国定居的思想。一九八五年八月终于如愿以偿，定居杭州华藏寺巷，与胞兄新予先生结邻而居。学长为了祖国糖业的发展，抱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不辞劳累，先后去广西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讲学，深入柳州、昆明等地考察，又诣浙江义乌糖厂传授心得。热爱祖国，夙兴夜寐，为四化建设服务，积极乐观，令人敬慕，钦佩不已。

海外学长们的崇高品质、求是精神，给我的印象镂刻得太深了。“长风万里吹情义，细柳千条系宿缘。”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闲中偶诵《蒹葭》之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然而望之未见，会之无因。又读《简兮》之诗：“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望美人兮天一方，未尝不往复于怀。书窗岑寂，书适编就，拉拾写来，不觉言之絮烦。因风抒怀，以博学长一笑。

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于杭州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北美浙大校友会理事合影。
（自左至右）赵咸绥、郑长基、许邦友、曹竹轩、
姚慧英、冯绍昌、郑国荣。



两位会长合影。
左：北美浙大校友会会长冯绍昌。右：台湾浙大校友会会长周宗汉。

目 录

- 前言 编 者 (1)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代序) 刘操南 (1)

回 忆 母 校

- 浙江潮 张其昀 (1)
我与浙大史地系 张其昀 (5)
浙大前身之回忆 朱宗良 (9)
普济寺与报国寺
——浙大校址考略 宋 璞 (14)
大学路老浙大点滴 韦人驥 (16)
笕桥时期的农学院 朱学曾 (20)
笕桥忆旧 汪仲毅 (24)
回忆与怀念 施昭仁 (29)
浙大生活杂录 王省吾 (47)
我与浙大 王积青 (55)
求学浙大始末 周有義 (59)
浙大与航校争夺篮球冠军大战 李永炤 (64)
随校西迁记 蔡致謨 (68)
哒哒啼——从龙泉到遵义 潘柏西 (75)
青岩怀旧录 张 染 (78)
在万山丛中的浙大 方 豪 (87)

忆湄潭	郑家骏	(89)
湄潭轶事	孙逢吉	(92)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	闻家莫	(96)
那欢乐的一年		
——永兴场生活摭拾	闻家莫	(107)
流亡岁月 万古人生	宋 喆	(113)
追忆“回声歌咏队”	曹景熹	(120)
石家堡雀战		
——浙大生活拾零	潘柏西	(123)
梵天宫之乐	方根寿	(126)
胜利前后 贵州杭州	杨开雄	(129)

怀念师友

竺可桢	宋 喆	(141)
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	马国均	(148)
北美校友怀念竺校长	马国均	(162)
参加竺可桢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的追忆	马国均	(166)
怀念竺校长	刘奎斗	(170)
郭校长和几位教授	周洪本	(173)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敬悼晓峰先师	闻家莫	(178)
苏步青老师八十大庆	熊全治	(184)
我对王国松先生的怀念	赵曾珏	(185)
王师国松与我	钮其如	(188)
海外追思王师国松二三事	钮因迈	(190)
怀念王国松院长	叶 楷	(192)
怀念院长李熙谋先生	王昌孙	(196)